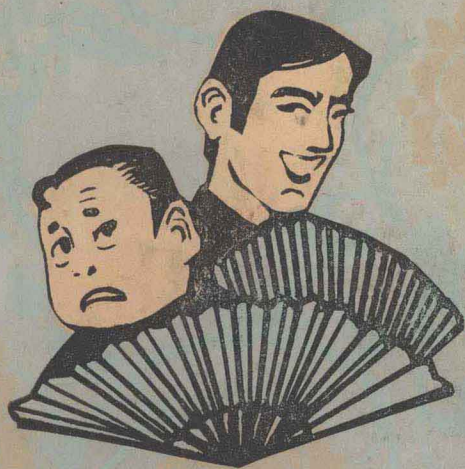




东北相声选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东北相声选

(1949—1979)

辽宁、吉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哈尔滨

装帧：曹铭勋 陈 忠

东北相声选

辽宁、吉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编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7 10/16·字数160,000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520

统一书号：8093·616

定价：0.58元

目 录

辽 宁 省 作 品

特殊生活 (对口相声)	杨振华 王志涛	1
假大空 (对口相声)	杨 昶 陈佩元	15
时 间 (对口相声)	田连元	29
好梦不长 (对口相声)	杨振华 王大正 金炳昶	41
好连长 (对口相声)	庞秀山原作 朱光斗改编	51
占便宜 (对口相声)	冯景顺	64
照 像 (对口相声)	张小松 原作 朱光斗 改编 裴国安 于连仲	72
改 名 (对口相声)	李 微	82
假灶王 (对口相声)	刘宝瑞 耿 璘 里 果	91
下象棋 (相声小段)	杨振华 金炳昶	103

吉 林 省 作 品

保密干部 (对口相声)	孔令保	111
当兵一年 (对口相声)	解放军某部业余演出队	117
改日再说 (对口相声)	段继棠	129
百货应百客 (对口相声)	孔令保	136

黑 龙 江 省 作 品

崇高的爱情（对口相声）	张学彦 原建帮	147
节约用水（对口相声）	周 深	158
谈科学（对口相声）	王润生	163
哎呀我的妈（对口相声）	王国臣	174
“两头堵”求爱记（对口相声）	李金深	186
结 婚（对口相声）	方保安	197
说“耳朵”（对口相声）	白英杰 王润生	209
营业员与顾客（化妆相声）	尹炳正	217
喜 事（单口相声）	北 星 蓝 天	228

辽宁省作品



特 殊 生 活

(对口相声)

杨振华 王志涛

甲 我最喜欢听收音机。

乙 收音机家家有，谁都喜欢听。

甲 可前几年我就不爱听。

乙 为什么哪？

甲 叫江青搞的那“一花独放”，全弄成一个味儿了。

乙 可不么。

甲 那天我打开收音机，想听听有什么新节目。

乙 听听吧。

甲 (手式，扭开收音机，学声响) “啪！”……“几溜”……

乙 拨台哪。

甲 (唱)

“怒火三千丈……” (拨台声：“几溜”)

“披星戴月……” (拨台声：“几溜”)

“几天来和日寇……” (拨台声：“几溜”)

“青纱帐……” (“几溜”)

(喊) “没有事哟……” (关闭) “啪！”

乙 有新节目吗？

甲 (喊) 没有新节目哟……

乙 好么，都受传染了。为什么那么多好节目不播，单播他

们搞的那个？

甲 这就是江青散布“文艺黑线专政”的结果，说什么十七年没有一出好戏，没有一个好节目，只有他们培植的样板戏，才弥补了这个空白。

乙 那样板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肯定的，敬爱的周总理热情支持的，是广大工农兵创作的。哪是他们培植的！

甲 样板戏是好戏，就是叫“四人帮”一手垄断了。

乙 妄图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资本。

甲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又搞了个“样板戏学习班”，安插了他们的爪牙和打手。

乙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

甲 不瞒您说，我就在那个“学习班”……

乙 学习来着？

甲 关着来着。

乙 怎么关着来着？

甲 在那个“学习班”里，不让回家，不许出院儿，上厕所去都得请假。我到学习班半年，一出戏没演过，除了到食堂摘菜，就是跟车拉炉灰。那天下大雪，我对雪景喊了一嗓子：“好大雪……”

乙 这是《逼上梁山》的一句台词。

甲 说我复辟。我作了一个动作，说我复旧。大小会分析我二十一次。我胃口不好，那天买了七分钱山里红，批我一个星期……

乙 好么，一分钱批一天。

甲 没法提了！一提这个我心里就难过……

乙 别难过，慢慢说！（也难过起来）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得劲儿！

甲 （唱）

“想起了……”

乙 他还唱上了。

甲 （唱）

“‘四人帮’条条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乙 看这意思，你真在“样板戏学习班”呆过。

甲 那回排《红灯记》，大伙都同意我演李玉和。

乙 那你就演吧！

甲 有不同意的。

乙 谁？

甲 我们那位撇团长。

乙 哪个撇团长？

甲 就是那个自称“响当当造反派”，老那么撇齿拉嘴的。

乙 噢，有那么一个。他那嘴老不在原来位置上搁着。他说什么了？

甲 他说：“谁演李玉和？你演李玉和呀？你可别逗了！样板戏样板戏，首先是样。你看电影那李玉和，又不胖又不瘦，一边一块疙瘩肉，你有疙瘩肉嘛？”

乙 全国就他一个人有疙瘩肉，别人就甭演李玉和了！

甲 （学撇团长）“让他演鸠山……演鸠山也不行，他那么老高，李玉和也造不过他；要不你演……跳车人……哎，不行，你一百八十多斤，他也背不动你；要不你演磨刀人；缝鞋匠……哎呀，你也没演的了……那也得给你弄碗粥喝呀！”

乙 演什么了？

甲 他不给给我碗粥喝么，我就演粥棚里喝粥那个了。

乙 你演这个没问题，坐那喝粥，没词儿，没动作，准成。

甲 准成？砸了！撇团长说我给搅和了。

乙 砸了？你作错动作了？

甲 喝粥有什么动作？

乙 说错台词了？

甲 就一句话，我能说错嘛？

乙 那你怎么给搅和了？

甲 大伙也说我没搅和，撇团长不乐意了：“我说你搅和了，你就搅和了！你当大家作作你喝粥的那个动作，看搅和没有！”

乙 你就当大家作作。

甲 我说这有什么哪，这戏不就这样么，李玉和上场唱几句：
(唱)

“盼只盼柏山的同志早来到……”

我坐那喝粥。(学撇团长)“你们看看他搅和没？”

乙 搅和什么了？

甲 “搅和那粥没！”

乙 这不是吹毛求疵嘛？

甲 “对待样板戏要严肃不苟，一丝认真……”

乙 行了行了，那叫认真不苟……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甲 “人家在那唱，你跟着穷搅什么？就冲这点就得批！”

乙 就这么点小事就批。

甲 “不是批，是评……不对，批评太轻，批准……评剧……对了，我批准把你调评剧那边去了！”

乙 嚯！让唱京剧的演员唱评剧。

甲 “唱什么唱？他连粥都喝不好，还唱？叫他打灯光，搁那两千度的灯泡子烤着他！”

乙 这不是变相的整人嘛！
甲 到评剧可把我乐坏了！
乙 你有精神病呵？两千度灯泡烤你，你还乐！
甲 我乐的是可离开了那位撇团长了！
乙 对，到评剧情况就变了。
甲 是变了。
乙 变好了。
甲 变坏了！
乙 怎么变坏了？
甲 都是“四人帮”搞的样板戏学习班，这评剧比那京剧还厉害，那大铁门的栏杆就这么粗，那围墙就这么高。
乙 噫，赶上监狱了！
甲 哎，你可别瞎说呀！
乙 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小。
甲 这要叫撇团长知道了，可不得了。
乙 怎么哪？
甲 有个评剧演员叫小淑云的，你知道吗？
乙 那是老演员，唱的好。
甲 她就说了一句“样板戏学习班象监狱”，批了她仨月不让回家。
乙 真够厉害的！
甲 仨月不让回家，家里人想啊！那天小淑云她妈带着小淑云的孩子来看她，一进收发室，正碰上撇齿拉嘴！
乙 撇团长不是京剧的么，他上评剧干么来了？
甲 撇团长升了，升局长了！撇团长一看小淑云她妈，就满心不顺气，把嘴一撇：“你找谁？”
乙 我找小淑云。

甲 “他是干什么的？”

乙 唱评剧的。

甲 “进来几年了？”

乙 三年了。

甲 “有前科么——她以前坐过科吗？”

乙 科班出身。

甲 “什么犯（饭）？”

乙 大米饭，炒鸡蛋。怎么净监狱的调儿？

甲 “送饭的，搁那吧，她排戏呢。”

乙 什么戏？

甲 《一条扁担》。

乙 什么意思？

甲 是说一个老红军女战士，经过爬雪山、过草地，保留下来一根扁担，她儿子接过扁担继续革命。

乙 这戏好哇，传统教育。

甲 小淑云就扮演那位红军女战士。

乙 那唱的好哇。

甲 我唱给你听听。

乙 我听听。

甲 （唱）

你别看我年老志不老，

为革命敢把重担挑，

哪怕那烈日炎炎当头照，

哪怕那跋山涉水狂风暴雨满身浇！

乙 好！

甲 观众热烈鼓掌。

乙 都爱听。

- 甲 撇局长“蹭——”家伙站起来了，冲那个鼓掌的老头就过去了：“你可劲儿鼓掌干什么？”
- 乙 唱的好。
- 甲 “哪好？”
- 乙 有味儿。
- 甲 “什么味儿？”
- 乙 评剧味儿。
- 甲 “你这纯粹是捧臭脚！她这是复辟，你还说好，你纯粹是修正主义的观众！”
- 乙 这不是扣大帽子嘛！
- 甲 “你那票是哪来的？”
- 乙 买的。
- 甲 “小淑云给你买的！”
- 乙 我自己买的。
- 甲 “谁的钱？”
- 乙 我自己的钱。我告诉你，我就爱听这味儿，就冲这味儿，明几个我还来！
- 甲 “什么，明几个你还来？就冲你还来，今晚儿我就改了！”
- 乙 他说改就改？
- 甲 要不怎么叫文化专制，他们说了算。
- 乙 这就是他们搞的“帮文艺”！
- 甲 当天晚上把小淑云批了一通，连夜就改曲子，半夜三点半把乐队攆弄起来，抄谱、配器、练乐、合腔，当天晚上进剧场演出。
- 乙 够紧张的。
- 甲 这回一改可就热闹了，乐队也充实了：大提、小提、弦贝斯，堂鼓、军鼓、定音鼓，钢琴、竖琴、手风琴，小

号、圆号加长号。

乙 嚯，这可够热闹的。

甲 这回一唱就这味儿了……

乙 您来来！

甲 （唱）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你别看我年老志不老，梆梆梆为革命为革命敢把重担挑，梆梆梆梆梆梆梆哪怕那烈日炎炎当头照，哪怕那跋山涉水，梆梆梆狂风暴雨满身浇！格里格弄格里格弄格里格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乙 嚯！

甲 怎么样？

乙 挺好哇，我要再听两句就抽了。这不糟蹋艺术嘛！

甲 有一位老大爷站起来就走，撇局长“蹭——”地站起来了，冲着老头就过去了：“坐下——你呀！”

乙 谁呀？

甲 昨天鼓掌的那位老大爷。

乙 他真来了。

甲 “昨天你可劲鼓掌，今儿个你扭头就走，什么意思？”

乙 我不爱听。

甲 “怎么不爱听？”

乙 没味儿。

甲 “什么味儿？”

乙 评剧味儿。

甲 “那味儿哪去了？”

乙 谁知道叫你们整哪儿去了？

甲 观众全走光了，撇局长急了：“我们这次演出失败了。”

乙 就是叫你们给改坏了。

甲 “不，我们首长说的对，十七年来文艺舞台群魔乱舞。”

乙 这纯粹是对广大文艺战士的污蔑！

甲 “小淑云就是其中的一个，没改造好的，没生活的……”

乙 又上这找毛病来了。

甲 “那句是什么来的？”

乙 烈日炎炎当头照。

甲 “对，烈日炎炎当头照。那是什么感情？这个生活你有什么？明天你体验体验！”

乙 怎么体验？

甲 “明天晌午你别睡觉了，在院里晒俩钟头。”

乙 有那么体验的么？告诉你，演员应该体验生活，但是你这种体验生活，纯粹是折腾演员，迫害演员。

甲 局长指示，就得执行。第二天吃完午饭，小淑云就到院里挨晒去了。

乙 不去不行么？

甲 那撇局长在收发室看着。

乙 赶上监狱看守了。

甲 那天也该着，响晴白日，连一片云彩丝儿都没有；怎么那么巧，那天正好是三伏，三十一度还没有风。

乙 全赶一块儿了。

甲 小淑云晒的满脑袋汗，手绢儿一拧嘩嘩地，眼前一黑——抓住那铁门的栏杆了。影影绰绰就看见一个小孩儿过来了。

乙 谁呀？

甲 她的儿子小英子。

乙 他来干么？

甲 孩子老也看不见妈，想啊！天天到门口转悠，经常看不到。今天一看妈在这儿，老远就喊妈，扎撒着小手就过来了。小淑云伸手要够还没够着，这工夫撇局长说话了：“那小孩儿别跟着搅和，她体验生活呢！”

乙 给轰走了。

甲 小淑云又急又气，想骂又不敢骂，她唱起来了。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

“扶铁栏望娇儿声声把娘唤，

近在咫尺啊难团圆，

儿啊！儿啊！快回家转，

孩儿叫娘娘更心酸哪，

哎哎哟哟我那难得见的儿哎，哎，

哎哟我那难得见的儿啊”！

乙 （难过地）你别唱了，我受不了这个。

甲 你难受，撇局长可乐了：“怎么样，通过体验生活，唱起来就有感情了嘛！”

乙 这叫有感情啊！

甲 “既然有收获，那你明几个接着晒吧！”

乙 好嘛，还接着晒呀，第二天不更热了吗？

甲 第二天阴天。

乙 可救命了。

甲 小淑云一看剧本——要了命了。

乙 怎么了？

甲 下边“是跋山涉水”。

乙 这比那烈日炎炎还厉害，这怎么体验？

甲 撇局长有指示，跋山到东陵，涉水到浑河。爬东陵一百